DS
735
A2K86
v.23

三

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新唐書朱朴傳

王嗣宗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荊湖發運使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宋史王嗣宗傳

耶律儼爲山西路都轉運使奏益州縣俸給遼史耶律儼傳

陳天祥權知興國軍事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元史陳祐傳

王守誠除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使四川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遥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元史王守誠傳

重終養

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

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宋書鄭鮮之傳

劉禹錫坐王叔文貶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愼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新唐書劉禹錫傳

范純仁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宋史范純仁傳

重守制

劉愷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宏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淸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後漢書劉愷傳

陳忠拜尚書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

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
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
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
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
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
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
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

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後漢書陳寵傳

崔善爲爲秦州刺史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

言其倣武德二年始許終喪新唐書崔善爲傳

韓偓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帝卒詔貽範還相姚洎代草麻新唐書韓偓傳

陳良祐除右司諫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埸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宋史陳良祐傳

孫德淵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乏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金史孫德淵傳）

太平拜左丞相脫脫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爲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爲善者不幾於怠乎爲之固請以故脫脫得還（元史太平傳）

陳思謙拜監察御史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元史陳思謙傳）

歸暘遷古司都事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

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 元史鎦暘傳

重錄功

韋彪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酇侯建初二年己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 後漢書韋彪傳

高賦進集賢院學士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 宋史高賦傳

重旌忠

韓延壽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漢書韓延壽傳

張酺爲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

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後漢書張酺傳）

王全斌乾德二年伐蜀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進討孟昶降全斌開寶末爲武寧軍節度卒全斌子審鈞曾孫凱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家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監鳳翔盩厔稅（宋史王全斌傳）

穆衍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

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宋史穆衍傳）
李綱靖康金兵至都城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宋史李綱傳）
韓彥直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宋史韓世忠傳）
祁宰以醫術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海陵將伐宋宰上疏諫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世宗即位詔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

州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謚尚書省掾
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
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
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
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
議謚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
厚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淟涊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
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
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
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金史祁宰傳

張九思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陳父虞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議虞子止合雜班敘九思曰虞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 金史張九思傳

燕寧封東莒公遷金紫光祿大夫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故祖阜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嫡母許氏妻霍氏皆爲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 金史燕寧傳

朶爾直班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不汚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元史朶爾直班傳

太平爲中書左丞相考求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元史太平傳

審官

寬督察

蕭何爲相國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

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史記蕭相國世家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漢書張湯傳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漢書韓延壽傳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

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漢書黃霸傳

陳元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亾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

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後漢書陳元傳

陸瑁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讁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

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宏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吳志陸瑁傳

朱據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吳志朱據傳

趙昌言兼御史中丞加工部尚書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宋史趙昌言傳

王祜知潞州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祜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宋史王祜

傳

王旦遷司空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眞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宋史王旦傳

謝泌改左正言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正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泌上言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眞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

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太宗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宋史謝泌傳

韓億官至太子少傅億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宋史韓億傳

何郯爲殿中侍御史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郯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

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宋史何郯傳

滕元發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宋史滕元發傳

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

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兩得矣宋史范鎮傳

李之純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宋史李之純傳

沈與求除侍御史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

言

言宋史沈與求傳

移剌益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爲得體上納焉金史移剌益傳

嚴檢御

申屠嘉爲丞相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史記張丞相傳

魏相宣帝即位為御史大夫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

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相爲丞相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漢書魏相傳

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漢書蓋寬饒傳

辥宣爲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

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案湛有改節徵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漢書薛宣傳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迺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後漢書蘇章傳

賈琮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

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後漢書賈琮傳

張陵官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後漢書張霸傳

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後漢書張晧傳

李燮靈帝時遷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

歲生得罪於冀亾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亾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後漢書 李固傳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 後漢書 陳翔傳

崔洪爲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遷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晉書崔洪傳

宗元饒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旟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爾侯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

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兹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陳書宗元饒傳

宋世景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亾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魏書宋世景傳

梁毗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慴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俟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元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簒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

鑽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　隋書梁毗傳

柳彧高祖受禪遷治書侍御史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敎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

痛成嬿爾之親胃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亾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女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敎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書柳彧傳

李諤遷治書侍御史諤以當官者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

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
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
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強干
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
心況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
之功諠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
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隋書李諤傳
郎茂拜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
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
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

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衞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隋書郎茂傳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南史孔琳之傳

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 南史劉勔傳

陸杲位御史中丞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南史陸杲傳

長孫順德拜澤州刺史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糺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舊唐書長孫順德傳

顏眞卿授憲部尚書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眞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荅拜辭

亦如之王嘗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眞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敎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　舊唐書顏眞卿傳

李皋貶溫州長史攝行州事加少府監皋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鍔爲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皋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　舊唐書李皋傳

牛僧孺改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

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姧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舊唐書牛僧孺傳

李石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

必容隱舊唐書李石傳

權懷恩轉尚乘奉御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爲高宗所寵懷恩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眞良吏也即日拜萬年令舊唐書權懷恩傳

閻用之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御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新唐書閻立德傳

韋陟除御史大夫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新唐書韋安石傳

張宏靖充盧龍節度使軍亂因宏靖宏靖子文規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 新唐書張嘉貞傳

李勉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 新唐書李勉傳

顏眞卿遷監察御史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 新唐書顏眞卿傳

邊歸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劵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儉從多索人驢用遞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

威供億稍遲即加鞭箠吏民受辱寧免怨嗟欲望察訪得情嚴示懲戒從之（宋史邊歸讜傳）

孫甫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祕閣校理改右正言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

嘗不稱其賢宋史孫甫傳

曹修古為監察御史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亾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宋史曹修古傳

賈黯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為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宋史賈黯傳

楊紘除轉運按察使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宋史楊億傳

韓絳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與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

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湊遂絀宋史韓絳傳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爲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懌宋史趙抃傳

余靖爲諫官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宋史余靖傳

王安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呵止帝卒爲杖衛

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宋史王安石傳

王子韶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宋史王子韶傳

朱服爲中書舍人母死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宅室謫知萊州宋史朱服傳

趙鼎高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宋史趙鼎傳

張浚高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宋史張浚傳

張景仁爲御史大夫兼承旨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金史張景仁傳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敎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 金史李仲略傳

移剌益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納焉 金史移剌益傳

完顏伯嘉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柰何伯嘉曰職分如此 金史完顏伯嘉傳

王擴遷監察御史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亾多尚書

省奏擴考按會烨亦舉王謙白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烨舊與擴厚使人誘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旣奉詔安得顧故人哉 金史王擴傳

石抹元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黄掴吾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掃合擅殺近臣無上不道掃合坐誅 金史石抹元傳

撒蠻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旣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撒蠻因

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元史木華黎傳

脫脫拜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朱清張瑄以海運之故致位參知政事恃其勢位多行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賂脫脫求蔽其罪脫脫大怒繫之有司遣使者以聞元史木華黎傳

侍吏

高柔爲廷尉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宏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宏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

帝乃詔曰孝哉宏也其原之魏志高柔傳

裴矩遷民部尚書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舊唐書裴矩傳

胡宿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旣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

吏宋史胡宿傳

孫永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府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問此法旣下吏尙爲姦乎對曰强盜罪死犯者猶衆況配隷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宋史孫永傳

蕭兀納爲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遼史蕭兀納傳

曹望之爲戶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詔遣望之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金史曹望之傳